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二百四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左逸三十條

嶧陽之梧爨樵者窮其根獲石篋焉以爲伏藏  
物也出之有竹簡漆書古文即左氏傳讀之中  
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則余得而錄之或曰其  
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  
余不能辨聊以辭而已

桓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始公與諸侯圍鄭也即  
郭門門焉昭公愬使子人私於衛侯曰惟是魯君之  
首禍鄭以脩郎之怨也宋君之左右出子也則惟棄  
氏宗之嬖不虞君之儼然辱臨之也敢請衛侯曰忽  
何故入對曰寡君之爲太子也寔先君之嫡以請於  
天子有成命矣不腆撫軍而執役於齊以扞陬北戎  
大勛是建出子挾宋而奸之國人之望寡君如望歲  
焉何以不入衛侯曰是非寡人之所專也二君志也  
曰魯宋何厭之有魯志翬也宋志督也已僭之不悔  
而日勤師以求無君之國而黨之即天子不能無旦  
夕誅君胡翼焉即寡君孱不能圍其芻牧之邑而以  
歸君君且歸魯管之役我克宋郟防而魯以班取之  
又弗德也魯安能德君衛侯乃辭於師以疾而歸公  
亦歸

莊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巫季陽曰日沒西也沒  
而光其西方有聖人乎史逸曰不然是中國之徵也  
而在下夫夜下象也夜明日之餘也其夏殷之後乎  
代於時爲映更二甲子乃晦乎二甲子中國有聖人  
日不沒矣

閔公二年公子慶父縊諡之曰共仲而弗以儆告也



仲孫湫聞之曰異乎季子之爲政也刑莫侈於弑逆  
淫莫醜於奸上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又通君之室  
以希得國魯有司寇將誰辟焉慶父而後誰無後者  
且莊公之二子庸辜乎周之元公其制辟曰絕管蔡  
蔡明有差也孟叔同立叔實耻之作法於涼其季子  
乎是夫也得世無魯矣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蔡侯逃於墓使其大夫考  
父請曰亡人不佞不能事盟主以辱君之玉趾又儼  
然勞諸侯之師不佞寔憇辟不敢以介見又弗獲改  
服從諸大夫朝歸死於先仲之壠不佞王卹受賦弗

敢稽也盟府之好聘兵役弗敢後也亡人齋沐剪髮  
以俟大僇君用之先仲誓弗載祀唯命其幸以先仲  
故赦而夷之附庸君之惠也非所覲也齊侯欲弗許  
管仲曰許之君爲盟主而脩沐第之恚以勤諸侯必  
終其快剪滅惟城毋乃不可乎請伐楚詩云出自幽  
谷遷於喬木言徙義也君以恚興戎而以義救之又  
何憐焉乃復蔡侯

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國子曰不可棄  
恩不仁乘弱不義昔五孽爭亂君實不勝挫越於外  
宋君無忘先君而率諸侯以靖我阡危救寧撫有東



國君寔不能光昭先君之令德嗣主齊盟夾輔王室而啓戎夏之長心以力競响昔我先君之有討於荆也我握其臂宋持其指君今伐宋楚爲之勁我爲之掎不佞唯宋不以軌逆而遣一介之使來勞曰寡君孱不善師中楚以爲大國羞君屈王趾跋履啟郊庶幾念獻之微而脩先桓公業用還集我乎將無庾辭以困行人公不聽君子以是知齊德之不競也

僖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子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選于軍取二姬以歸明年秋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叔伯退而歎曰異哉夫子之爲楚也泓之役君王幸以狡勝宋而奪之同盟又掩其二息而無別宗是必不得諸侯夫子不諫而今又諉楚以快子玉君以汰失之而臣以復復之必敗夫子實敗楚而欲他諉也得身爲幸

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王若曰叔父惟乃顛祖文侯翼相我先王輯敕在播用



渥厥錫奕世光輔時上帝弗厭我先王永綏繩繩亦  
逮爾股肱叔父爾惟裕少習於難礪乃智歲乃勇若  
群僕誓御罔不又俊於乎余小子弗悖弗習於內寔  
隕越畿甸唯叔父是怙鼎簋不搖臣妾其還鬻熊氏  
陸梁漢江蠶啗諸姬余小子弗武弗克豫外以勤我  
叔父穀厥胄甲鎔厥軌剪俘纍纍靡扞不誅於乎天  
奪舅氏余小子日兢兢弗怙即於次叔父爾寔大奠  
我甸荒昆從姻戚友邦冢君大夫咸若度汝克績文  
武載益光于前烈王曰叔父其歸視師柔遠能邇用  
賚尔大輅一戎輅一駢服具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往哉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逖王慝無怠成無改食天嗣惠難老余一人永享  
于休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  
之休命

王受魯侯穀王爲衛請晉侯曰昔越我先王二叔不  
咸夾燭亡燼維我伯考周公大振文武之業修管蔡  
蔡以靖王室施於九夷九夷率從余一人不德不能  
輯寧宗族厥有衛鄭棄盟府之好而有二心以服事  
荆寔賴我伯父丕揚周公之烈剪劉荆人伏竄箐棘  
聲鄭之罪歸於京師告用於廟余小子罔敢恫怨法



亦罔敢赦魯之宗臣以故職請曰蔡叔怨艾政行周公寔復封之傳國至今予弗敢專鄭在深室徂寒越暑寘於昏旦曰康叔之德只以三餒食其速誅之以比於鮮唯伯父稍薄其從蔡而復之亦唯伯父晉侯稽首曰君王幸赦衛鄭以輯全衛重耳之願也敢不唯命

秦伯塋穆公當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子輿氏之三良與焉孟明諫曰不可我先君之御秦也其治命寔多君不之好而唯亂是用殉葬禮之叛也殉良國之疵也王官之役晉人蓋日夜西首焉以司吾國君薨而示之疵毋招釁乎我得由余戎自削矣以良爲殉去戎幾何先君之霸也定王室恤同盟攘土受胙再造國君史足書矣而終之以凶德無已其老臣哉曰余再辱秦師先君再拔之死也曰而餘身也無以稱報王官一矣請殉爲再秦伯曰子輿氏先君之志也而先武公之故也子爲生者可也孟明退而不食七日卒

齊侯朝於晉賓媚人相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賓媚人曰日大夫以晉君之命徵敝邑寡君恐不敢愛牢醴以饗從者匹於



單劉惟是一二邑臣不能勅內人以干大夫寡君寔無所與聞大夫唯已愧之雪而舉晉殉之以天之降罰齊而使青人之骨暴於鞏亦豈無一二晉殤先文公之有討於曹也脩浴薄之郟而終宥之大夫其遂宥齊而光先文公之德以寬諸侯夫誰不服如其咲也九達之莊人盡誅乎郤子不能對君子曰郤氏之後殆哉夫驕德之敗也驕匹夫不可而况國君乎哉兵以逞忿忿以成欲其尤未也則先成子之恭乎

范武子謂趙宣孟曰亡人也辱夫子之收之不敢以間請也晉爲盟主吾子寔執大政以光輔社稷城濮之戰我先君僅一得志於楚無以聲之曰楚爲不道蠶食庶邦商臣弑頡而子不以間率諸侯僇楚楚猶外也宋弑杵臼子不親討而以委中行氏齊弑商人子又赦之子爲正卿曲庇巨憖疇取式焉夏將狄矣曰君不勝民吾焉能奪之且有周之司寇在士季退曰喑夫子能行之且忍之矣

宣公十五年晉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桓子之老無詭曰士伯之賞信也抑夫子其辭之夫邲之役不能盡援其長者以歸今之有事於狄者皆其孤也其處者則又



袖手夫子其盍以邲請命於君曰君幸毋侈敢蒙賞乎不然請以是爲吊喪察傷訾夫君行溢臣行節禮也詩云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君之溢也書云百拜稽首讓於夔龍臣之節也桓子不能用其明年卒

諸將攻屠岸賈於司寇之署且命之曰國有大典女實擅之以剪侈勲賢而滅其祀君以爲討岸賈再拜稽首曰諸大夫脩成季之德而過督臣也則既聞命先公不能事巨室而羅於難用棄群臣誰之爲也既殄其身又汚之謚故臣旦夕疾首焉以君之命持司寇爰書以討而謂之擅也其誰不擅諸大夫亦唯私是競以亂角亂將奚靖焉君行及矣伏劍而死

晉侯使呂相絕秦云云秦伯使大夫成差報曰君脩怨於敝邑而儼然勞諸侯之御又辱先命之寡君無所逃畢不腆敝賦詰朝相見也唯是二三臣受事於先君之老不敢匿敬布腹心昔我穆公念獻公婚姻之好以內惠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忘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我穆公豈敢以施責唯妖夢是踐于是乎有韓之師天棄惠公以兵見也穆公驛縲而饋之七牽俾復有晉國是我再造於惠也惠公即世唯是文公亡人纍纍我穆公



擐甲冑以從晉之卿大夫呂卻之難文公潛棄其國  
戡而後返寢阿室皇寔唯我紀綱之僕是我又再造  
於文也虞夏商周之胤謂穆公之無利晉而衽席之  
是以來朝則豈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均納王文  
公詐而卻師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寔拔之如無穆  
公城濮之役秦之龍盾虎軫悉用輔行晉是以大破  
楚鄭棄叔詹之命文公以私討豈其辱秦之疆場而  
誣我先君穆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爲也超乘三百毋  
毛髮之累候人襄公犇然皆文公之好不以餽館逆  
而以兵掩使我骨暴嶠函之間我是以有王官之師  
穆公之事二君皆不十克終終豈在秦襄公即世諸大  
夫來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一二耆老謂我康公  
毋爲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纂穆文之故披星戴炎  
以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  
師使我康公寔愧於一二耆老晉又乘我康公之物  
而徼白狄踐我塲苗鹵剽我人民瀦夷我城隍屬先  
君景公有膏肓之恙頌醫於我寡君寡君齋穆公三  
日而遣緩也曰其疆場之吏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  
穆公之享於鈞天爲晉君請甥舅哉君立而寡君喜  
可知也庶其赦我乎君又乘甲於河東而誘盟我寡



君是以不能涉河猶命顛奉教歎血在口而勞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言曰自狄而仇也以而之賜命討而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仇將以間止君師也君信之楚爲封豕長蛇欲散晉於鬪我肆其浮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爲兵端既不獲受命矣敢告文襄靈景唯晉四君狎主齊盟惠逮來裔誰之功也且君稱盟以藩王室無受誓雒京南辱邲不報坐齊以譏執事甚輕其心焉使之盡東其畝君唯力是競而獨辭我寡君寡君敬受辭剪棘夷道以延君之軫車唯命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祝宗退曰異哉夫子所謂將社稷奚賴焉國有六卿子列在二中軍之良厥猶將之且以先武子之德只細大咸矚將子是靖子辟其難而戕其身以族免也則不曰晉國之祿食者幾何君子之愛身也以存社稷也其捐身也亦唯社稷是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子視一人之阡危而先辟之不可謂忠將身之不保不可謂智君子曰祝宗之言信也雖然樂之



逆也郤之昧也抑亦可免夫

楚子伐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樂嬰齊曰異哉大夫之見而以君削也君失諸侯在此言矣日嬰齊受命於寡君寡君齋三日而遣之曰楚爲無道蔑視宋寔以國之辱辱及盟主侈其下介以干楚師維是鎡矢及帷鞞鐸摧雉士均粟女職編旦夕所不即死堅待盟主之救晉師苟出而臣先微子之社稷共楚者有如日晉師苟不出而臣先微子之社稷餌楚者有如日寡君之孱臣元寔史言之抑邲之役晉之戎車大倍屣楚彘子弗克用命淪於顛隳則豈唯天之咎今復棄宋宋折而楚鄭先之衛魯茅靡也從齊以披秦爲陰構悉率諸宗挾疆以北鼎是用詢將晉之大勲是墜唯君與二三卿圖之詩云子不我好豈無他人請從死矣有以報寡君晉侯曰善乃治師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子產私於范宣子曰僑聞之先王之待遷臣也留之弗可則導之惧有侵也先之所



往無使窮也三年而後收田祿里居異其反也盈也  
非有大故以先人之汰遺蠻晉不能即誅以遺諸侯  
而又窮之僑竊惑焉亦不曰有先大夫書之勲未斬  
宣子曰寡君之有討於盈也寔書之爲匠麗氏之役  
也至於今未雪也虜又濟水馬伐秦獨東其馬首以  
徇師使寡君不獲志於秦以慚諸侯寡君之命曰凡  
獲罪於余者無共國獲罪於先君之社稷者無共天  
子產退曰盈必亂晉失盟主殆此昉矣脩書之罪則  
既赦於先君且無辱群臣以虞中行氏脩虜之汰汰  
罪微也罪人不孥古之訓也范氏其爲樂乎文慝不  
察男怨是徇任讒棄戚肆忿淫志其猶以武子文子  
之澤也再世而已

秦后子奔晉以翠旄之復陶鞮鑑壁珥甲父之鼎私  
於趙文子曰鍼也不能事其兄以即盟主其不以就  
大僂而使之朝夕殮焉唯吾子是賴與先君蜚廉之  
好是庇鍼也敢徼福於先君以事夫子趙文子辭使  
者出諸大門之外而拜曰我寡君以公子之辱臨而  
不鄙也日夜飭邸傳焉武不敏獲肩列大幸毋以內  
臣而有異交精白一心夙夜匪懈唯君是媚武之志  
也吾子籲念先君而賄痍武即不肖敢篋忘其先而



賄之愛后子悔曰鍼之待夫子淺矣宜其及也

宋之盟叔向歸而有德色祁奚曰異哉肱也吾聞之先王之於夷也德兼之霸者之於夷也力外之未聞其柔之也召陵之役齊桓大張其兵辭楚懾而後成伯也是則仲父之教也城濮之役辭不足矣劉之兵楚廟而後成伯也是則先成季之教也楚雖強爲莊若穆寔不得志於諸侯而以求晉晉爲盟主倏棄諸侯倒阿授之母乃逆損乎肝佐上卿不預其筭喝懾衷甲陽辭以誘南冠之臣偃然軟先小國尸盟固若是乎物不兩大楚既先之則主之矣晉既不能大寬諸侯之力聘朝饗助日歲孳孳焉又令楚得役之是重困也安在息民楚爲封豕貪婪無厭輕重異供薄厚生怨爭未艾也安在弭兵六君之衡一旦失之猶以爲多何所非績晉侯毫而厭武上卿是藉寧無先文君之討聒也及身而已後其殆哉叔向聞之愧三日不出曰吾知罪矣夫子再生我者也

晉人執仲幾歸京師王使大夫弘詰之曰昔在商王自絕於天暴棄兆民我先王以爲討拂逆衆快弗斬其裔封之舊都佐以懿親又包藏其禍心以謀我先王既正其罰又曲霈之爰擇明賢唯桓圭土田九命



是錫世世子孫稱上公於周室天降災予一人以憂  
堆堞盟主糾庇諸侯以共事而女教然曰余客也且  
有滕薛邾爲役女之宮郊甸遂寧不唯王之土其卿  
士僕妾隸圉市莽寧不唯王之臣余一人不德不能  
撫有宋宋以枝辭而有滕薛邾國無小其相爲役乎  
先王之令諸侯曰母倍上母陵小女一舉而賊之余  
一人將奚賴焉女即司寇母廷女主以干天討仲幾  
不能對乃囚之

吳季子使還而過魯叔孫穆子曰美哉先太伯之讓  
也而吾子幾之雖然豹也竊有感焉太王之志也授  
季逮文爰發周邦其命維新蓋卅載而天下謐如也  
子之諸兄日尋兵於楚以勞其民今聞其嗣抑又甚  
焉子守曲節而不唯先君之志是體以綏輯兩國而  
好之太伯之讓也其承親而靖亂也承親孝也靖亂  
仁也仁孝合之爲義吾子違親而亂是用釀母乃不  
可乎季子謝曰微吾子之藥石札也則不聞斯言札  
也不才唯顛越是懼敢多讓乎

齊侯乘欒氏之亂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  
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趙勝以師來追  
曰以寡君之不穀嘗從君於盟所口血寔未乾而君



儼然師臨之也何故樂氏為逆則豈惟寡君惡之方

藉君之威靈以為僂君右叛臣而背盟主不寧敝邑

之雕甲朽戈從君於劇不敢辟齊侯使崔杼答曰昔

我桓公大協諸侯以蕃王室天子藉之錫主齊盟女

先君之不度而競於力盟是用狎代諸侯之子女玉

帛干楯絲枲醢粉女世蠶食不以為厭女亡臣克脩

婦人之孽而逞師於我又為媢辭而辱及余之先子

即一二孥稚不敢忘女勒我行人使從諸大夫曰必

以類又強諸大夫而軟之天子命我先君曰伯舅女

率太師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先君用是以舊履

而有討於魯女又昵魯之奸言而興群戎以賊我

京茲剪雍門之茨焚廬舍難原獲寡君弱不能遏其

遺孤其遺孤日夜西嚮厲刃曰必肉晉死不敢辟今

天既奪女魄而誘其君臣之裏以睽間也寡君敢不

順以天命討大夫以軍若城降者寡君之命車無所

愛亡臣偃不若命軍還而瘍發目弗獲瞑諸大夫所

習聞也趙勝曰齊侯必亡犯上海強助逆誣帝此四

者得一為詩况兼之乎姑斂師以驕其還還而後襲

之可肆志焉齊師還趙季衷之遂獲晏甯

劉氏范氏世婚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

劉氏范氏世婚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



為討六月癸卯王使使賜莒弘死曰微大夫之力周  
不及成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晉不以為討弗  
敢憾大夫弘拜稽首曰君王過聽臣策九歲諸侯之  
力大城成周版築之下暴骨與焉以為臣僂臣死且  
不朽君王幸誅臣以悅盟王盟主服從諸侯嚮賓以  
僂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氏始之良也宣孟文  
子嗣之英也亦世陪晉力軋而爭孰為叛焉如其與  
也以臣是悅王悅盟主盟主悅卿母乃非漸乎夏殺  
關逢成殷志也商裂比干因周計也晉之從政睥睨  
卜雉無日忘之臣聞命矣下見安于敢以天子之命

討曰首亂陪臣波及王度維是不倭與于厥辜賦桑  
桑之五章而死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  
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重  
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公出公遂如  
晉將如乾侯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  
在外君亦不使一人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  
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公至乾侯處於鄆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公恚欲自殺曰余再辱不  
如死也子家子曰君有臣不能即而棄其社稷以隕



越於外將辱之是取又何患焉二國宴而俱勞師季孫黶而虞復君其快君死也如一君又不戒成其志矣退而曰二國之不爲君也微哉晉伯主也齊伯之餘也政在強臣矣而又右之右國之逆以抑君不數世矣魯猶宗也晉齊之鬼不其餒而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云云君子曰史墨小人哉六卿固弁髦晉君而墨又從史之貌焉以慕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履定分不可易也三氏瓜剖墨其爲削乎

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其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侍者曰善哉君之言及此也而晚君王之令慶封也則曷不念邠敖城陳城蔡不羨則曷不念其先之餒鬼日臺章華而朝諸侯麥然而問周之鼎也君王未之念也詩云啜其泣矣嗟何及矣其君王之今日乎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蔡侯曰寡人以國之貧小不能事大國而失身楚楚不若是恤其從政者霍而夷於君以詰子之瑱珮復陶三載弗克事珪鬯獲罪於先



君之社稷用昧死請于大國幸哀憐之而悉率諸侯  
之甲徵罪於楚唯是不腆敝賦寡人之妾輿貨賄悉  
用從事敢辱大夫之請我先君叔不能率王訓而羅  
於傳書爰及嗣裔脫羈而已大路闕鞏姑洗密湏之  
鼓唯晉是賁蔡無分寶疆場之弗輯與歲佐蔡雖辱  
稱諸侯也其室猶懸罄賴大夫之力得肆志於楚有  
珎珮復陶在敬用藉手吾子光輔盟主而輯綏諸侯  
方貢不乏私覲自萃又何求哉荀寅不悅而退

定公三年蔡侯唐侯朝於吳請伐楚吳子許之蔡侯  
曰盍以辭先之夫梁王曰我蠻夷也惟力之是廷而

奚辭爲伍負曰不然我與楚闕五易世矣若麋之角  
於澤數挺數紕狎爲雌雄弗克有楚我直楚曲何患  
無辭辭以先之武以繼之制勝之經也乃使伯嚭以  
師先曰天誘楚亂不有戢也而世淫其威以逞於我  
寡君之命群臣曰毋黷武毋復報惟是邊竟之吏脩  
父兄之怨能合而不能離也且辭於寡君曰我天子  
之制親親賢賢犛牙盤錯以屏王室唯楚之先靡德  
只而藜其馱舌以徼惠于我成王而稱附庸我昭王  
之南狩爾實苞藏其禍心鳩其蝨蟻以震驚侍衛盟  
主有討爾又游辭而誣之水神曰以是逃罰水庶幾



金州山人集卷之百四十一  
世經堂刻  
靡喙哉隣尔國者若鄧若弦若夔若江若黃若六若  
菓若庸若麋若濮若息自一二宗室外夫孰非神明  
之胄而剪焉使弗祀尔有憾於陸渾而耀於雒曰楚  
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乃又枚卜曰余尚得天下不  
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取之  
城濮之役尔帥為僂邲之役尔不能具耳目以入宗  
廟尔猶不省慝而睥睨其共辟以干天誅日唐蔡二  
君之以好覲也尔既徵其珮與肅爽而又使嬖臣窮  
其副而繫之三年蔡君日夜搏頰而請寡君也曰蔡  
之社稷狎奪狎子若童子之食且不穀之先人其不  
劉於楚市者幾希願得舉國而從之晉又許我長轂  
九百以為後勁寡君迺曰余一人不敢脩怨於楚惟  
王室之不競以為余愆余忝為宗盟長敢忘干楸武  
士十萬自鄢及郢盡敵乃止江漢諸姬以及庭堅之  
裔悉復厥祀其諸大夫士非族於熊能自變夷寡君  
無所愛其爵遂濟師

吳王賜伍子胥屬鏤以死子胥歎曰天乎余之無罪  
也吾先君之驟王而入楚也吾君王之逞讐也而伯  
諸侯則微奚之力也使者曰不敏少不足以知大夫  
則竊聞君王之緒言曰余一人敢忘大夫之勛唯細



言是徇以濟於僂抑先王之不獲正始也歿齒有隱憾焉栢舉之役大夫暴與尸讐棘而鞭之楚人煨燼之餘勵其生者以報死者萃怒於我我是以不獲有楚樛李之役大夫寔張皇六師不足以衛先王之指遂棄群臣余一人以為恨語有之人臣無外絕貳也大夫以身事余而東其子於鮑氏亦庶幾異日栢舉哉余不得復事大夫矣子胥頰而吁且詫曰樹吾墓櫨櫨可材乎三年而吳弱且亡也

晉侯會吳子于黃池爭長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授敵乎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吳既反衛有惡司馬寅於簡子者曰吳有內難厥亦胥矣子為正卿以佐盟主而不張武師以懾夷狄而先之吳既先晉越又勝吳如其合也不更後乎宋之盟子之先武子也今子寔再辱晉焉君以辱為討子將焉辟必殺司馬以悅於國簡子乃遂殺司馬寅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短長上二十三條

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表曰短長  
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  
叙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  
脩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  
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  
余怪其徃徃稱嬴項薄炎德誕而不理至謂四



皓為建成侯偽飾淮陰侯母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十則

邲鄆之難楚取魏睢澨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為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為章華臺而疆內叛之天下不哀客胡諄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

討陳以夏徵舒可僂卿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鄰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為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羨躡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縊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澨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澨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



欲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  
王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  
袖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醜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  
陽疆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醜也  
為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為其釣淫也張儀之毒  
也甚於醜而其釣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  
之何也

楚頃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群臣而命之監曰醉廼  
解客有來謁者曰請湏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客何  
業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  
賈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  
聞之夫子矣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  
報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有攜李役也王夫差因  
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尔忘越王之殺  
尔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句踐於會  
稽之臺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  
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耻乎曰不敢  
積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  
也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



親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駢謬也夫函關之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為疥癬也置之均已王面赤趣罷獵

芊八子使其監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惲君所悉也惟惲日夜不忘靈齟稷異日安能頰首而事之今惲幸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胙而惧大臣之以遠證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為壽儀曰諾他日見昭襄王王曰惲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不易也其西南為羅施鬼方其人若猿猱若蠶又若俵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刃血濡縷立死其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即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逾月而不敗者為蠱百狀與執變構是不可威而致也王曰先生何所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貿者也居歲餘而蜀侯惲以山川之胙來致餽王將嘗之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即斃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冤惲獨不冤使司馬錯賜之



劍蜀侯惲與其夫人皆自殺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從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衡也夫天下之精為從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為衡也無間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害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為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鄰者炎飛燼篠折奈廟勢必逮及其長方醉卧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衆剡水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肓之間必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冀因夏水决滎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偃然托吏民之上一日得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覩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毋乃以魏為貴乎信



陵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為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駕也信陵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勁血污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卧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瘡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之富人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懇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劬騎劫砒七十二城復去燕而為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諼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日者吾不能事宗國顛越于位又不能備御圍之役以為都邑憂其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



楚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諼曰：君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督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髦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左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埽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督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閃曰：四閃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鬪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講於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救道。安平君不懌曰：子策之善。今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諼乃使以二乘為秦裝也者，而間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穀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



雖然不穀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十乘為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日者君去趙相寡人心坪坪焉惧辱其社稷以為先王憂君幸不得志齊敢虛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為楚裝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使客董之繁菁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謁曰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曰不知也董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

為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田十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維之東奄姑攝以為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為外疆以界齊江漢之瀦惟其腴都五倍薛而酬君何如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其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拊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



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為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寘相印兵符於卧内而旦失之懸賞百戶以購孟嘗君使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為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壻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為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為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耄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為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鬪亦死降亦死等死鬪什伍乎而秦之疆兵傷過半天下之為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缺則折武



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為趙坑四十萬人又為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覲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覲在燕者也胡以不覲秦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為之屏也夫燕攻趙而不勝燕燕且為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攻趙即勝之是瘡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即勝趙而舉之得瘡國而徹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旦夕之為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鄢代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車輜重千有餘



秉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僂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筭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嶠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滅虞滅豨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啓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

闕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為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馘暴鳶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為殲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鄧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



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蔭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躡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吾蔽也不救魏魏必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喜曰吾聞王齧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朱亥曰不然



公子不覩夫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  
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嵎以其角勁外  
而尻內擲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  
也嚮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  
乃身請於四國帥曰唯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  
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節孰為之金鼓也利孰行  
賚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  
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  
為垓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  
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整魏趙  
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為十覆以待戰酣而  
四躡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  
大破王齧抑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  
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  
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問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  
而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  
師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擯  
為戎不敢比數於諸侯晉恒以為權於天下有魏而  
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



自貶為藩不敢比數於諸侯秦恒以為權於天下晉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約韓魏而臣之乎可以西却秦南為政於齊楚魏王曰惡是何言也君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知其不可也為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內毋使函崕游士之軾入境而媾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而東托於齊燕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而秦不立絀哉從衡之利害剖也請燭照然先王之君臣不察朝蘇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怪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也乃僂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服游渚豫且得之束以網罟旄柳鈎乎喉吻之間霜刃垂飛於織鱗鼎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脫衣以質放乎清冷鼓鬢揚鬣倏忽變化雨澤四裔垂頷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乎王曰賈人哉客毋為隱也賈人因是以衷刃鋸龍之首而擬鱗龍則無異於讐言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為吾之為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翦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  
隱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旦夕亡先生乃幸  
肯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  
王為人蜂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  
禮下士金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  
精而法於吏將帥虓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  
疲數曰固也數愈勁袒裼赴敵左搃人首而肉之右  
挾俘鹵百厲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  
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  
為狐狸鼯鼯之暴也思豹牙而羆爪者逐之羆豹因  
是以齧齧人思又為後麀若駁逐之後麀駁因是以  
齧齧人甚毒發矢巧中窸二三尺之童得而脯餒之諸  
國羆豹也秦則後麀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  
石賞罰也此欲得所為得之其蜂目長準鷲鳥膺豺  
聲少恩而虎狼心為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  
君得所欲為得之能無從史君哉其士卒袒裼赴敵  
左搃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  
為得之為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  
乎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密肌以旦寄息者非以  
春秋寄息者也



荆卿為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  
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峭涓之衢而候  
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  
白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為謀秦王者哉柰  
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  
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  
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雙首獻願世世稱北  
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  
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為子籌策之十一夫  
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

今業已吞二周擄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  
為欲地之足以鮑秦王而雙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  
焉往得太子雙首焉往為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  
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為曹沫所為反諸侯  
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  
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為曹沫要盟  
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  
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  
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不遂而生語泄  
秦王之覲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



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蠱毒其  
吻荆卿蹠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  
欲地雙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  
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  
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  
胡騎繇五原躡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  
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  
掣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  
秦必矣子為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  
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  
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  
劫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  
盡斫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  
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  
民物都會怪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  
而器之皇帝曰惡為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鈎之喙足  
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  
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  
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



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為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既啗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稱國也朝而當奪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悅之惧而輦其重以黃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府令高而祈存焉高謝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撓且吾何得之丞相姑待之居無何烏倮以虜之馱馱百足橐駝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甌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懌也曰衛蕞尔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丞相其謂何承

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獨衛邦令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為庶人邑其地始皇讀而疑忽喞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以我封倮也謂倮賈而我崇賂也下書切責丞相承相久不言衛今胡言衛耶承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衛君世世為秦臣共職貢不乏寧若六王之挾王而衡我其食封勿奪承相以咎高高曰非誑也上諱非其指且不私衛而私倮承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搏膺而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



將詛諸孔子監者曰叱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言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糜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吏如决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竇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不與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絀秦於西戎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

阡陌平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疆天子致胙三晉賓服啓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南面稱寡人矣然而車裂於屯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困於趙也若笠豕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礎盎之上又挾秘而超諸公子玉麟之符剖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托體焉啓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躡屩而見王緩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得志於天下鄭郟而杜門蔡入而辟印沒蔭之年



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君建餓於共松柏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又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弗悅曰而主塞西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奚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寸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海乎敢以秦民之故徼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御史出之母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夫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梁肉獨不念松柏之間餓者齊豪曰嚮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君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子嬰當立為秦王家臣韓談見馬仰而賀因俯而吊也怪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亡湯沐之奉夷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僂咸陽十公主斫死杜公子高雉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母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超賤離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今不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廬若礪環衛若螳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鷄况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柰何子吾身也曰無傷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病來丞相高而與子刺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二



舟州山人集

卷之百四十一

三十一世餘堂刻





